

憑虛庵文庫

第十冊

書名 浪史四十回 光緒中活字印本
撰者 明 風月軒入玄子 撰
卷 冊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4
編號 D8651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9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浪史四十回 光緒中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備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雲雨時今朝演說

第二回

玉樓人中途相遇

第三回

李文妃觀陽勸興

第四回

春端計定在桑間

第五回

尚書生夜赴佳期

第六回

梅彥卿玉樹輕頰

第七回

狂蜂兒既採梅花

第八回

他那裡此錦傳情

第九回

大娘哄透裙釵

玉倫會睡

紅江琴士

風月事千古傳流

小安童隨後尋踪

張婆子拾簡傳情

婆子遣書扣玉郎

俊嬌娘錦帳春

趙大娘翠眉勾引

蝴蝶兒又思含女

俺這裡獨戰連營

春嬌耍弄書生

上海南洋
天
圖
書

上海南洋
天
圖
書

癸

拾
止



双紅堂
小說
94(10)

上海南洋
天
圖
書

科 2026 10

多夢雲

却說春鶯拿着袴兒走到房中遞與夫人道也是梅相
公的隨身物兒叫春鶯送與夫人又將他一段話兒從
頭至尾述說一遍安哥代笑接了道真個好心肝這保
袴兒那領他經了許多雲雨風情又道吾郎穿了就似
他常在吾衣當內也當時即便隱水淋出却又熬住把
物兒穿了春鶯道吾兒請梅相公東園赴宴哩夫人道
却又不知那時他勾散了過了半日已是黃辰時分院
子備酒客都散了夫人道如今却好也使分付衆丫環

在閑房安歇魯留着春鶯文湘伏侍人淨後春鶯已同浪子來了夫人仔細看這浪子時便如美婦人一般嫩白俊俏却代着半醉子醒的酒顏微笑而來夫人情興難按對着浪子道盜嫂偷金具做賊議浪子道開門揖盜嫂亦不能無過夫人笑道休得弄舌便叫文湘取人參酒來只見文湘取出兩隻金杯來夫人道心肝吾兩個脫了衣服吃了交杯者兩個即便除去衣脫祈兒去處夫人道吾兩個誰不曾下手已先着意了三日波守道便是只見一個露着一張光光的大柄兒一個露着一張嬌嫩的白嫩話兒這夫人越興動良久陰水淫滑流淋不止浪子叫他仰身睡下担起一雙下下金蓮將一盃兒承在下面取一杯酒兒沖將下去這些淫水竟乾了淨和酒兒都流在盃中浪子拿起一飲而盡這牝戶被酒味一浸便覺不痒不疼有些熱鬧滿脹南蔡夫人也去斟了一杯酒將袖兒洗法半晌自家飲了那塵兩沒了酒味也自發狠道好心肝吾熬不過了放了進去罷兩個便忙睡下將塵柄方然而進柄未進完了這夫人已自呵呵連聲道有趣有趣浪子道做嫂子的

尊重些卵也不會進完怎的便是出乖露強夫人道好
 心肝一伴已是有趣全進他裏死也快些着根進去裡
 邊熱自南熬哩那浪子也自熟摩南熬忙便着力抽送
 夫人道死也死也那兩件東西真是作怪越抽越熟越
 緊越痴直抽到四千多則這婦人悠一拽一的他也不
 知怎生一雙平兒秋緊一條汗巾兒做膝監起兩足薄
 在席上如忍小便模樣只官哼呢那浪子既借了酒是
 丙兒又得了酒力用力抽送在不能洩又抽了三千多
 回夫人大叫道如今真個要死也這浪子陽精不覺噴
 了出來這夫人停了半晌方纔叫道好心肝好相公好
 親夫強你哥！千萬倍矣這個才是真夫妻則今就死
 也拾不德你了定要與你做一對夫妻兒方稱吾意浪
 子道嫂之分怎的做得夫妻夫人笑道夫元天子尚
 收拾樹母 兄 為妻皆以為常况其世平浪子笑
 道君不正則陳便隨之今日之謂也兩個說了多時天
 人便朝着裡床睡下浪子也朝着裡床俸了夫人似龍
 陽一般的將麈柄從殿後抽入牝戶着實抽了二三千
 下却又洩了夫人道這的可不像個禽獸交戰也兩個



笑了以問以恐天晚披了衣服分別不遇正是

不須庭雪今朝洛 疑是林花昨夜開

畢竟後來做的夫妻否且聽下回分解

或曰元同尚 其 遞有君不正等 且形之書集

沉婆用作天子用 行紀寧無 子曰代有國史

有相史使無相史則歷代之非就彼而知之况此書

原係朝本則為野史無疑

第三十七回

司農尊尊贈嬌娘 浪子月下遇鶯鶯

集唐七言律

高窓曲檻仙侯府 捲簾羅綺豐仙桃 職腰相未

金蟬斷 髮宜春白雪高 愁旁翠蛾深八字

笑迴丹臉利剪刀 無因得存陽臺夢 碩弗餘香

到温祝

話說一日欽木朶曾走進房來對着夫人道吾如今百萬家才也都要與梅生連你也要付與他了夫人驚道這是怎麼意思欽木朶曾道吾欲辭職入山以修苦老之前日吾辭官謝職便此意也夫人道小小年紀說

甚的話兒。吾只是生死也隨着你便了。木朶魯首你
青春年少。錯過了吾已看破世情。夫人你北吾不同
况吾此息已堅甚。勿推。便叫了鬘請着梅相公來不
時梅相公來了三個。定兩邊獸茶畢。木多魯道
吾弟年少才高。以後必然大貴。可是我家此這個夫人
和隨着你不肯。頭棄人。世事托覆公子遊。你可連賢弟
婦請過來一齊交付浪子。馨謝道。兄長怎的舉此話頭。
更有相付命令之意。這事決不敢奉命。木多魯道。令
弟不必爲吾。此息吾已決矣。當下推托不過。浪子只得
應允。鈇木朶魯即便點了舡隻。着幾個院子侍女跟隨。
浪子回家。接李文妃當下浪子回到家。中李文妃接着。
兩個寒溫過了。浪子將鈇木朶魯要把家業與這夫
人交付着幾間院子。使女迎接說了。已叫文妃笑道。這
事最好。更有這婦人。你也有趣。也有伴。豈不美哉。浪
子道。得南得吾。只恐你醋酸倒歡喜。真個可敬。文妃
道。婦人作醋。是欲獨戰男子。只恐分難去。雨耳人道。
陸珠已死了。浪子打一驚。怎的便死了。可惜。可惜。當
下便叫隨來的院子侍女拜見。畢說道。他請相公娘了。

擇曰發丹恐老爺家裡首望下即他收拾行李起身
 家中着幾個院子官家分付道吾本曰便回者候時登
 走發行不一日天而已晚住在江邊說這旁上以有
 二三十多人家是日正八月十三夜也秋月正元萬裡
 具寂浪子對着文如霜好山明月吾到上邊一看便出
 話半隨步上尋興致不覺的獨自走了里許却過
 一大石橋微然高聳浪子道好大橋不免登臨玩耍一
 叫便歸回也浪子移步上橋只見對橋有一大樹林森
 俱出雪宵國中有一大門張着一對沙燈

却有人烟但不知是甚的人家好風景也呵道天龍只
 見兩個女童走近前來問道來者真非錢唐梅相公平
 浪子自疑猜怪哉怎的忍得咱家便應道只俺便是你
 是甚人問我怎的童子道主人公候之久矣浪子道你
 主人公是誰童子道請相公進去便知瑞的浪子舉步
 走進大門見一婦人與一老者出迎過了重門至中堂
 行禮分賓主而坐茶再獻浪子道小肖不識尊顏不知
 老公姓氏有失言仰令蒙呼喚不知有何台旨老著道
 尚謀元人乃唐時人也老夫姓鄭名恒字行浦任職太

常寺解律郎指着婦人道此寒景乃傳陵崔氏即其所
謂鶯！是也浪子久聞鶯！之名便舉眼偷看姿容豐
美真是奇色絕倫年似二三十多少者便問夫人青春
幾何乃爾歸仙夫人道氏年七十有六大中九年正月
十七日病終與行甫合張微將浪子驚諍不已有思道
奇哉怪哉怎的許多年紀恰似三十多歲 吾聞五盟
年八十一歲還作三土多的大抵九物相類如此但今
復與他人稱夫婦是何也心裡驚疑不定止是
可憐候嶺登仙子 豈是吹生醉碧桃

畢竟這是怎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文姬曰婦人你錯是欲獨戰男子可 不錯矣如今
有一男子亦不錯未婦人曰爾之欲有吾之欲也意
這男子配得這婦人

第三十八回

博陵崔氏洗止明冤

缺木朶魯棄世歸山

集句七言律

起看天地色凄凉 人間唯有川拖腸 漢朝官蓋
皆陵墓 魏國山河半夕陽 無情不似多情若

塵夢那知鶴夢長 而今踏破三生路 莫向人間
戀火空

嘗下浪子誰是疑吳却不敢問那老公道今晚屈過先
生飛有別故只為拙京明克故也浪子道願聞老公道
對着夫人道夫人有心亦今可說明夫人不覺淚下再
三若恐恨自羞臉行浦道你須言那何必淚下夫入道
妾身自幼愛識幾字粗能詩賦各有次容與元真從母
兄弟也元真窺見心甚喜之便多放謀我卜守堅貞烈
絕之便與老母求姆老母已言行浦矣彼時不可

則元真含怨便作會真紀有所為鶯卜張生舉逐使
姿德行喪拜死盡至有崔氏寄書往京張生日之為天
怪為兀物以相 絕嗚呼時崔氏不欲耳如口謀之不
假肯忍 絕平巫妄不經言之可笑傳至千今下實府
遍成西廂雜記關漢卿 上成親一段置至行浦于死
工令戲里 無簾山文人之言安可 窮宴同此戒甚
業已付之曰矣但世人傳說話以為常承談張生鶯
鶯故事賤身不無含溫謹此柏聞 求明 浪子道聞
夫人之言洵明肚裡此真千哉不白之冤不方當為明

之但不知後士乏為郎嗣嬪之牝且信有之乎夫人道
後北隱風目天牝且魚寔狼言彼已神仙豈有此拭手
浪子道敢聞命行甫道先生名贏仙府為有首線先生
當為元頭不無折箍但可至出身今為拙經剪明心事
當今君世一嚼絲斷窮言乞茶二獸浪子告別夫人道
本當留款元生但陰陽異路且况中巧望量久謹有王
鳳簪一枝做以見意浪子接過現之約有尺餘忙便拜
受相別至橋頭院條隱不見浪子驚疑不已自覺
香氣滿衣走回桌中文妃道你那裡走來四路沒有踪

影處浪子把遇鶯的與鶯的言語迷了
這鳳頭簪遞與文妃看了文妃亦之驚疑當不
兩印以眾人開缸望淮西進發不
柔魯與安哥夫人登泉迎接同到家中分府坐定當
日大脩酒席鉄木朶魯舉酒道謹告賢弟審不肯欲棄
家入山特以家買與這夫人付托舍弟不知尊意若何
文妃道以尊意裁處妾婦人耳不敢
可謂烈節極矣便着安哥在文妃肩下
禮浪子推托再三方纔應允當下李文妃又推安哥在

眉右安哥道以先爲正妾乃後進頭巾次實情里俱安
文妃道此尊嫂也當句拙夫之上今姊妹既爲夫婦已
後妄矣且又安半望上况夫人爲貴人且寒微偶待宜
第次兩個尊副不次柔辱司農道如今不要分正次但
以姊妹相稱便了當下寫出年更却是安哥爲姊文妃
尊右其餘侍且分立兩旁衆人拾出兩廂具是帳目又
兩廂真是金銀寶玉珍珠朝珠應有古器帳目交付畢
兩邊進酒一酣浪子把過一盃司農飲了安哥也把一
杯不覺淚覺如雨拜道司農你竟放我去也可農道非

不欲與夫入其苦百年耐吾立志已定你好伏侍吾
弟日後决然大貴切勿縣想吾也言乞飲了這盃安哥
淚如湧泉兩邊小皆飲過文妃次後也把一杯司農即
飲離席頭代道巾中身穿皇衣腰紀黃絲足踏鞋騎着
一匹奔雲馬長揖而別飛奔西去真知所之浪子安哥
侍且無不流淚沾巾當下有幾個養娘同來勸止收了
宴席衆院子齊來參見浪子一分何安置不過幾日
浪子將家宅盡教收拾回家不題正是

惆悵漢頭從此別

碧山明月照蒼苔

畢竟三人又是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聞此善驚，方有起色

司濃出贈嬌妻可徵難得矣夫人欠順實不可徵

飛南得也千文如不醋飛亦南得而何三個南得

中成子受用意南得者可多得

第三十九回

錦帳春風

計議歸湖

集唐七言律

巫岐潮，舊楚宮，百葉雙桃晚更紅，洛月底軒

窺獨盡，故伴仙郎宿禁中，浮生盡戀人間樂

衆光懶困倚微風，仙家未必成此，何事吹簫

向碧空

話說浪子回家兩個夫人各自一房這些侍女也各有

房每夜周流三人如恩矣愛安哥文妃也成似姊妹一

般不覺又是二年有餘這日正是暮春天氣不涼不熱

至晚安，春色困倦脫了衣服蓋着被已先睡着文妃

揭開綉幔輕，的去了被兒只見雪白樣可愛的身兒

便去將一個京中買來的大號角帽兒兩頭都是光光

的如龜頭一般約有尺來樣長短中間穿了絨線兒緊
在腰裡自家將一半拴在牝內盪撲上去輕輕揷進安
哥牝內便叫了環吹滅了燈盞用力抽送安哥夢中驚
覺口中罵道浪子真干八你兀的演夜禽人文也也不
應聲只官騎住一面親嘴一頭袖送兩個情興發動弄
了一更浪子叫小了環拿着燈兒揭開被窩安哥方知
是文妃道妹妹你真不是德哥風情文妃拜定將安哥
腮邊一口道心肝兒子安哥笑道兀的倒是你弄得我
好也你是女人到像男兒好文妃拖着浪子道你如今

真男子去弄他一會浪子便與安哥兩個大戰這安哥
一會不能煞得情興却被浪子將真丙兒一開四支却
不能勾自定了問道還是心肝真丙兒有趣弄死奴也
二人鬧了二更纔洩了文妃道你如今也與我做一回
兒將浪子塵柄弄硬了安哥坐起文妃失在安哥懷裡
把一副金蓮豎在浪子身上將塵柄揷進去進力抽送
文妃幹到妙處將腦兒向後橫叫去安哥抱住文妃也
親了一個嘴道妹妹几的熬不過放尊重些浪子對着
安哥道你不笑他也叫你一個不脫空便取一個水

銀伶兒揀進安哥牝肉依舊與前坐了文妃也依着坐
在懷中把腰背兒扶住令兒那時浪子把文妃雙脚也
依起豎担上着寔袖送那文妃幹得有興一個把身腰
不住的搖紉這今兒內却是水銀最活動的也是文妃
腰兒亦動這物兒走也在安哥戶內就與塵丙兒不住的
的搖忙即時三個人連浪子也呀！呀！文妃也呀！
呀！安哥也呀！呀！三更鬧起直鬧到五更方止三
個幹做一處那指燈的丫環道易了幾故油點那丫鬟
自是至今已三換手矣浪子笑道凡的便許多時已

吾三人好不快活也呵安哥道這值極好文妃道如
沒有妹！起首也沒有這般快活事當日三人一枕睡
着不題自後時常如此不覺又過了兩年這浪子也登
皇家賜進士出身浪子也不聽選告病在家受用春下
秋冬一年四季無日不飲無日不樂又娶着七個美人
其二個夫人與十一個侍妾其二十個房頭每房具有
假山花臺房中琴棋書畫終日賦詩飲酒快活過日人
多稱他為地仙一日浪子對着兩個夫人道吾如今百
千萬家富身為進士富貴極矣美色滿前絲竹滿耳美

色備矣物極則反安能終保其有今日不如成了金銀
發丹而去做出凡若豈不美哉又况進還與朝廷員工
立業受享榮華貴不枉可這一生浪子道咳世味不過
如此天下事已知之矣何必吾背立恃易云君子見我
而作不終終日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達人而兩幾
先偶人欲首入高田人臨難而走詩云其何能救哉存
及此之謂也文妃首肯再三安哥道嘗聞之司農云
千古以來有未今日不成世同吾做甚官但我亦元上
人出豈得有所議謹今謝印歸休山林養真修成吾之
志妾聞此言心甚服之為今之計乏歸而去此為上策
卦官歸卿曰置歌兒無女以自歡五如唐之樂人然留
姓氏于人間揚輝之 人所南測中猜也不然安哥王
事奔走風塵受制千人猶最下文妃道一人而去千金
則千人計之一人而猜萬金則萬人謀之世態談涼不
有勢而進賢才無勢而退不留幸進而期人欠才偶
屈而壽辰何不高路登舉步得在世味巾處也浪子道
成吾志者與二人也便謀歸湖之計不題正是

脫去朝衣健東去

香雲不似白雲高

畢竟後來甚的歸結且聽下冊分詳

顯哉二夫人可為千般哲婦卓哉鉄木朶魯可為豪

傑之五

趙夢顯以宗寔事 觀此當愧死矣餘不必言

第四十四

石胡山司農度世 鄱陽胡彦卿鼎英

律唐九言律

世事終成夢 生涯半欲過 白雲心已矣

滄海

意如何 黎扶全吾道 榴花養太和 悠然小天

下 清碧榻微波

話說浪子計定歸胡分付家中安章院子梅香使女願
從者去不願去者聽之積成金銀寶物其有五泉望胡
中去揀擇深山藏存之所一日却遇一山幽避絕偷浪
子道此山甚雅可以藏身但不知此名何山正說間只
見一仙公道巾雲翳飄然而來這不是別人傳是鉄木
朶魯各相見畢浪子遭久別尊為下意復遇老客神
彩北前更晉豈非得道者欲但不知為何却在这里司
農道這山是我修行的所在里亂不聞紅塵遙站真仙



鏡也某今切成行滿且飛飄上 故使與弟來此你原

名登仙籍這些夫八使妾都是天上仙女同是一會你

在這里可以避齋亂出生死矣後會有期陳宜珍重言

乞而去浪子即舍是山自號石胡山主稱兩夫人為石

胡山君逐與摩几謂是至順九年浪子有族後致

陽大清地寧急然波洶湧泉人驚恐不知所止自分

必死頃是推一山來萬倍壁立境 飛常中有樓臺殿

格尚花異樹見一少年被錦綉絹巾托救十妃嬪俱娛

以飄探御風少年指佛而指道水中子其飛錢喜梅主

乎應曰然少年道吾乃石胡山主枕越所訶 浪子是

也與為吾矣致吾為與 知之平

寧神定志 而告曰不識大人仙 有人遇避求變殘

生山主道飛有所南吾有言語嘯與錢唐之此有一狐

塞其碑曰潘氏之塞向為 所殘官角已露子歸掩

之作手走過一妃年田二日多美容絕世竹下白工

筆官一枝道人為我俺其官不以此醉君事言記風雨

迷妹不知所之有頃證定梅生歸尋其塞果露官角便

撥人從俺之更立此為記視其官名云生官蓉可以

定風後有胡曾見之曰此定風石也謹宜寶之後為靈
風所是不知所終惜之正是

碧樹如烟覆晚波

青秋欲盡客重過

故園中有如烟樹

鳴雁不來風雨多

度上官者潘索秋也欲謂生難配合死得相隨吾素
秋興

